



生活周刊×万全

重新知晓生活的意义

Q: 小院起名叫“不觉晓”，为什么？

A: 舒适到一夜好眠不觉晓；丰富有趣到虽然不大，也不觉得小；还有，希望可以在此脱离程式化的心态，潜移默化地重新知晓生活意义。好比我想看的夕阳、远山，小宋已经习惯了，不觉得特别。只有真正觉得习以为常了以后，才会变成这个地方的一部分，生活方式会真正扭转过来，否则你永远还是外人。当我习以为常了以后，我会找更好看的，“升级”景色。

Q: 除了你一开始去追寻的打树花，西古堡还有什么民俗文化令你印象深刻？

A: 为了给“不觉晓”定制一批青砂器，我找到了一些老作坊。当地特有的“甘子土”细腻柔软，使得青砂器比别处的都要轻薄。1400摄氏度高温烧过后，色泽黝黑泛蓝，传统烧法本身就非常好看。还有原声剧种蔚戏，也保存得很完整，流传下来200多出戏，剧目和曲牌很独特。

Q: 你怎么理解匠人精神？

A: 我觉得工匠精神和工匠要分开谈。工匠精神，工地里的小工身上就有，不是技术很高的手艺人才有。工匠精神是个人的，工匠也应该是自由的个体，但现在的社会，工匠都在工厂、企业、各种作坊，或者开个人品牌的公司，自由的工匠已经没有空间生存了。每个人都有责任支持，喜欢的就去买单。建筑师和手艺人差不多，建筑是不能复制的，建筑师不能批量生产做房子。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帮我们做事的工人的名字写在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事情是人做的，不是钱做的。

Q: “不觉晓”和常见的民宿有什么区别？

A: 实际上我不是单纯地要做一个民宿。建筑师不是艺术家，盖房子一定是人使用的，建筑可以让人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我会租一块田，带大家收割采集、去果园、随我上山，会和小宋一起设计度假方案，包括山水风景、参观古迹、听戏观演、学习技艺等。我一方面是参与者，一方面是旁观者，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在里面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过去盖房子叫劳民伤财，我一般是不会动这个念头。尤其是在城市里，有块小空地盖个房子是没人理你的，你和邻居可以不打交道，是很孤单的房子。而在西古堡，这个房子我觉得是可以和周围产生许多反应的。

Q: 这种“反应”是否也体现在想要与老手艺人、老工匠一起合作？

A: 是计划与当地的老艺人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是共同的创作，也许是恢复老传统。比如剪纸，最上面是熏样，下面一叠白纸有十几到几十张，师傅一刀下去全部刻透，几十张出来都是一个样子。本地剪纸刻完后还要点染，一种颜色染过再上另一种。我想要把这个过程全部展示出来：从熏样、白胚到每一步点染，直至成品。最终大家拿到的不只是一张美丽的作品，还有完整的过程。过程有内容有深度，会感动人，让人更愿意去理解和讲述。希望来到不觉晓的人，也能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剪纸商师傅

✦ 在世代居民作息于此的古堡正中心找一间院落，把它修复，这位建筑师就此过上了当地人的日子。希望可以在此脱离程式化的心态，潜移默化地重新知晓生活意义。

一座小院，百般用心

在世代居民作息于此的古城堡正中心找一间院落，把它修复，兴起这个念头时的万全笑说是“建筑师的本性”。

过去，万全设计过松江当代艺术中心等现代感强烈的极简建筑，他不喜欢过多装饰或曲线，执迷于运用最基本的几何形体，如圆形、方形、矩形、金字塔型椎体：“不要为了装饰而装饰，把比例做好就好看。所以熟悉我的朋友都会说，你这次怎么会做这么一件事情，不像你的风格，都以为我要在老院子里做一个酷一点的建筑。这座小院的前身没什么历史价值，只是有几十年时间的普通红砖房。但它是古堡的一部分，做这个设计，是要当成修复古堡的肌理来看待的。”

照猫画虎不难，难的是现代工艺和建材所无法达到的传统韵味。万全希望极力往传统工艺靠近，能看出过去工匠扎实、不虚浮的技术：“砖缝是非常非常细的，抹了白灰后撒小米，用小米的厚度控制砖缝。现在如果去

看一面年代久远的墙，那些砖都混在一起，看不清有砖缝的存在。而现在古建的砖缝标准是3mm，只能撒大米，大米都压不实。以前房子的坚实，不是靠验收，就是很认真地做事。表面的装饰是掩饰缺点，回避问题，是工作态度的问题。”

采访过程中，万全还在工地上赶进度：“土建的地下室部分完成了，要赶在温度零下之前把地暖做好，地上的部分这几天把木架子立起来，房子基本结构都有了。”全图、局部图、大样图、施工现场……万全都亲力亲为。

欲以众筹的形式完成此项修复计划的万全，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考察、设计、论证，准备了近百图片、万字长文、两条超过4分钟的视频等素材，可谓史上最复杂，让众筹平台的同事边头疼边认同着。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他仍相信冗长而真心的实干会被同样的耐心理解，目前已召集到四十多位共建人，远在日本、美国的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好者甚至会自发跑去探班，期待那些效果图中的画面最终成型，将本地生活与文化结合，吸引越来越多人共赴一趟古堡之旅。●